

Ji-12-4'

唯识方便谈

释金明著



福建莆田广化寺佛经流通处

唯识方便谈

佛教与中华文化

金明法师著

福建莆田广化寺印

金明法师略历

金明法师出生於中国福建莆田，从小接受中国书院教育；法师童年时代，严父见背，渠与慈母相依为命，常随慈母到庵堂礼佛，其善根早已萌芽矣。稍长研究佛学，深感佛教教义为人生宇宙的真理，是人生安身立命的真正皈依处；及读佛陀传记，大受感动！渠对佛陀为求解脱自己与众生的生死系缚，毅然决然地抛弃了国城妻子，出家学道，难行能行，难舍能舍，钦佩不已！由是而萌舍俗出家的念头；结果，有志者事竟成，较后徵得其慈母的同意，投莆田龟山福清寺出家，礼香林大和尚为师。

法师於出家之后，南来马六甲，随侍其师，学习佛法，并助其师办理寺务。

一九四一年日本南进，占领了马来西亚三年多，法师於时潜心佛学，深居简出；刚好这时，慈航老法师到马六甲，法师跟慈老学习因明与唯识；在佛学中，这两种学问是比较难学的，非经名师指点，很难学会；因明为东方的理则学，与西洋的逻辑，同为核定真伪的论理学；唯识则为佛学上剖析人生宇宙现象最详尽的一种哲学；法师对於因明学与唯识学，颇有心得。

法师现年八十二岁，渠从青年到老年，到处弘扬佛法，积存了很多弘法的讲稿，已经出版的有：《华文小学适用的佛学课本》（一套十册），《佛法与人生社会的关系》，

《佛陀的教育》，《道德教育》，《什么是佛教》，《为什么要研究佛学》，《佛教的价值》，《如何辨别邪正》，《我对南北传佛教的看法》，《八条正确的人生大道》，《孟兰盆真义》，《孟兰盆真义增订本》，《孟兰盆真义第二集》，《孟兰盆真义第三集》，《佛教与中华文化》及《唯识方便谈》等。

法师献身於佛化教育事业，创办香林学校与香林幼稚园，为大马佛化教育，作出伟大的贡献！渠於一九七四年荣获马来西亚最高元首封赐 A. M. N. 勋衔；一九八四年获得美国法界大学授予荣誉佛学博士学位；在马来西亚华籍僧伽中，法师为获得荣誉博士的第一人。

法师现任马来西亚佛教总会主席，马来西亚佛教、耶苏教、兴都教、锡克教谘询协会理事，马来西亚佛学考试委员会主席，马来西亚佛教青年总会宗教导师，马六甲香林学校与香林幼稚园董事长，马六甲香林觉苑住持，以及大马多间佛教团体的导师或顾问。

一九九五年一月十五日志自香林觉苑资料室

唯识方便谈

出版的话

宇宙万有，森罗万象，林林总总，事事物物，虽是广博无涯，错综复杂，然而唯识家都能把它们一一整理归纳，作有秩序有系统的叙述；然后再由法相，摄归法性；既无法不赅，复有条不紊；学佛的人，不管你祇想自己修行，或拟弘扬佛法，对於唯识都应研习；何况经论中有许多义理，世出世法中有许多现象，都要用唯识的道理来解释，才说得通；如果不懂唯识，不但对佛法难以通达，甚至对世法也会感到茫然。

一九四一年日本南进，占领了马来西亚三年多，我在那时深居简出，得有潜心研究佛学的机会；刚好这时，慈航老法师到马六甲来，我趁此难得的机会，亲近慈老，跟他学习唯识与因明；在佛学中，这两种学问是比较难学的；因为唯识学为佛学中剖析人生宇宙现象最详尽的一门哲学，精深微细，一毛一尘，其生其灭，都要有个著落处，绝不笼统顛预；而因明学乃东方的理则学，与西洋的逻辑，同为核定真伪的论理学。

这本书收了我的五篇论文，大都是用浅白的文字来谈唯识学的义理；其中祇有两篇，有牵涉到因明学。

《用佛法来剖析人生》，是一篇引用因明学的论式来

成立唯识正理的论文，乃应新加坡南洋大学佛学会之约，於一九六三年在南大讲的；论文曾发表於南大佛学会出版的《贝叶》创刊号。

《唯识学的三自性与三无性》，乃一篇专谈唯识学的论文，也是应新加坡南洋大学佛学会之约，在一九六三年讲於南大；论文曾发表南大佛学会出版的《贝叶》第二期。

《唯识学的三能变说》，这篇论文，是应一班对唯识有兴趣而不得其门而入的佛教青年要求而写的，曾发表於佛教杂志。

《释四事难成唯识义》也是用因明学来破除凡夫执见，成立唯识正理；乃应马来西亚佛教总会主办的佛学师资训练班陈延进博士之约而写的，曾於一九八四年在马佛总为佛学师资训练班的学员讲述。论文曾发表於佛教杂志。

《唯识方便谈》是一篇最近九十年代的作品，分为两讲：“第一讲”说明八识的前六识，就是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和意识；“第二讲”讲述第七末那识和第八阿赖耶识。我写这篇论文，有一段因缘：马来西亚有一位发心弘扬佛法的菩萨道实行者，曾游中国大陆，看到大陆很多所佛学院缺少佛学教师，耿耿於怀；回马后，想出利用现代科技，以录影带通过录影机向学生播讲佛学的办法；他请我讲述法相唯识学，让他录音，我答应他，完成了他一桩的善愿，留下了这两讲的文稿。因为这两讲比较通俗易懂，所以被排列在这本书的最前面。同时因为“方便”两个字适合於这本书的内容，所以又把这本书也命名为《唯识方便谈》。

我写这五篇论文时，曾参考其他的唯识书本篇章，因此在各篇末，曾列出其“参考资料”，可是经过佛刊登出时删去，所以现在不能列出“参考资料”。

我写上列五篇论文的时间，从六十年代到现在九十年代，先后阅时三十多年；历时既久，前后文笔不同，在所难免；现在所以把它们编在一起，是因为它们同为阐明唯识学的一系列论文。

目前，我正在为香林觉苑唯识研习班的学员讲《唯识三十论》，每月一次，每次上课两个钟头。恰巧明年欣逢香林觉苑开山五十周年，香林觉苑属下念佛共修会、静坐班、青少年联谊团与唯识研习班组成一个编印工委，拟出版我的著述来庆祝，向我索稿，我就把上述五篇论文辑成一书，定名为《唯识方便谈》以应之。

在马来西亚，研究唯识学的人并不多，这本浅白易晓讲唯识学的书本出版，希望能够引起有心研究佛学者的兴趣；但是，唯识的义理既深且广，这本书祇是提供一些起码常识而已，希望有心研习者不要得少为足，应循此一起点，再向那既深且广的唯识法海深入，是则此书不失为研究唯识学登堂入室的敲门砖了。

释金明一九九四年十月十五日於马六甲香林觉苑

唯识方便谈

目 次

唯识方便谈第一讲	(1)
唯识方便谈第二讲	(12)
释四事难成唯识义	(25)
用佛法来剖析人生	(36)
唯识学的三自性与三无性	(61)
唯识学的三能变说	(80)

附 录

唯识二十颂	(106)
唯识三十颂	(109)
八识规矩颂	(113)
因明入正理论	(115)

唯识方便谈

第一讲

——为佛学院学生讲授唯识课程——

各位同学：

我很高兴能够借助於现在发达的科学技术，通过了电视的录影录音，在这里跟各位亲爱的同学会面，讲授唯识课程。

各位！佛教自东汉时代传入中国，经历了三国、两晋、南北朝的不断翻译、研究和宣传，信众普遍民间，高僧也出了很多；到了隋唐，已经达到最隆盛的时代。中国大乘佛教的八大宗派，都是在隋唐时代创始或盛弘的；这八大宗派是：三论宗、天台宗、唯识宗、华严宗、律宗、净土宗、密宗和禅宗。

在这八大宗派之中，对于人生宇宙事理的剖析最精详最正确的，要算唯识宗；唯识宗也叫法相宗，因为这一宗特别详尽地剖析与发挥宇宙万有的现象；而由於宇宙万有的现象繁多，法相宗既是阐明法相的，所以它的专门名词术语，也就特别多了。有些人看到法相宗的名词术语多，没有耐心去学习，这就平白丧失了认识真理的好机会了。好像到了宝山，没有取得珍宝，就空著双手回去，这不

是很可惜了吗？

我对唯识学很有兴趣，我想要把唯识的道理介绍给各位同学；因为想到在各位同学之间，时常听过唯识的人大概不会很多，可能有些从来还没有听过唯识。因此，现在我祇好用浅白的语言，来谈说又繁又深的道理，我的讲题是“唯识方便谈”。

首先，让我告诉各位，唯识的“识”字，被解释为“了别”——了是了知，别是辨别，就是我们的心；唯识学告诉我们：宇宙万有，森罗万象，大至山河大地，小至原子微尘，都是从我们的识所变现的，都不能离开了识而存在而活动；这也就是“唯识”的意思。

说到识就是我们的心，请大家千万不要误会，以为心是指我们身体中的心脏，这就差以毫厘，谬以千里了；唯识的识，不是有形的心脏，是指无形而能够辨别、思虑、了解、认识事物的心。用唯识学的术语说：识是“心法”，不是“色法”。其实，我们天天都在过著唯识的生活，但是自己却一点也没有感觉到。有些人偷偷摸摸去干亏心的事，没有给人家发觉到，以为这就神不知鬼不觉了，自己不必负责行为的后果了；那里知道我们的一切行动，不管是身体上的也好，口头上的也好，意念上的也好，都逃不过我们自己的识，也就是逃不了其行为应得的果报。

唯识的识，为什么被解释为认识呢？因为依我们一般人的常识，大家都认识现前的山河大地等是实有的，可是诸佛菩萨则觉悟了真理实相，他们能够如实了知识这山河大地等，不过是自己心识所变现的假影而已，心识之外，并没有其他的东西，所以叫唯识。

总而言之，我们平常一般人所错误的，第一是把自己心识的假影子，误为是外面的实我实法；第二是从无始以来，就错认自己为外物，未曾见过自己的本来面目。因此，现在我们学佛研究唯识的目的，就是要把平常一般人错误认为实我实法的观念改正过来，认清所谓实我实法，其实是自识的假影子；同时，认清自己本来的真面目。

什么叫做实我实法呢？在唯识学上，我，有三个意义：一、主宰，也就是能支配；二、常住，如说“精神不死”；三、一体，如说每个人有个独特的个性，不易改变；在这三种意义之中，以第一种主宰的意义，为我的主要定义。法，有两种意义：

一、任持自性，事物各有其特性；二、轨生物解，可以令人望之而知其与别的东西不同。好像我们面前有一张桌子，它能够任持其坚实可以放置东西的桌子自性，同时又能令人一望，就知识这是一张桌子。我，也叫我相；法，也叫法相；这我相和法相，都是唯识所变的假相，我们普通一般人因为无始以来虚妄熏习，却错认为实有，所以有实我实法的现起，好像你在静坐，忽然有一个人告诉你：“房子里有鬼”，你听了这句话，马上从你的意识中变起一个头发散乱可怕的鬼影来；一下子，又有一个人告诉你：“外面下了雪”，你听了这句话，立刻又从你的意识中变起一种粉白纷飞的雪影来；前面说的鬼影是我相，后面说的雪影是法相；这我相和法相，明明都是唯识所变的假相，那里有实我实法的存在呢？

唯识学把人类的心识，作一个通盘的分析，它指出每个人都有八个识：一、眼识，二、耳识，三、鼻识，四、舌识，

五、身识，六、意识，七、末那识，八、阿赖耶识。这八个识是我们每个人精神界的统治者，所以唯识学把它称为“八识心王”；而这八识心王，各有统率许多各别不同的心理作用；这许多各别的心理作用，则称为“心所”，也叫做“心所有法”，也叫做“心相应行法”；“心所”是受“心王”支配的，也是“心王”的助伴，它是跟著“心王”而生起的，总计有五十一种，分为六类，1.“遍行”五种，2.“别境”五种，3.“善”十一种，4.“根本烦恼”六种，5.“随烦恼”二十种，6.“不定”四种。这些“心王”、“心所”都是我们能变的心识，而人生社会，宇宙万有，都是由这些“心王”、“心所”所变现的；不过变的过程，微细难知，所以我们虽然天天都在过著识变的生活，却不自觉。

在这八个识中，世亲菩萨曾经把它分为三类：一、排在八识前面的六种识——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和意识合为一类，叫做“了境能变”；二、第七末那识，叫做“思量能变”；三、第八阿赖耶识，叫做“异熟能变”。前六识的所以被称为“了境能变”，是因为它们所了别的境，既粗显而又分明，容易给人明了觉察；不同第七识和第八识所了别的境相，深而且细，不容易给人看到。

前六识虽然被并合为一组，叫做“了境能变”，但它们是各有其所依的根和各有其所了别的境界的：1. 眼识是依眼根而了别色尘的，2. 耳识是依耳根而了别声尘的，3. 鼻识是依鼻根而了别香尘的，4. 舌识是依舌根而了别味尘的，5. 身识是依身根而了别触尘的，6. 意识是依意根而了别法尘的。不过这六识所依的根，前五识是依色根，第六识则是依心根，这心根就是第七末那识。

讲到这里，为了要调剂各位同学听讲的情绪，让我给各位讲个有趣的故事：

唐朝武则天皇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有一位公主，叫做太平公主，她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对佛法很有兴趣；她时常到佛寺去拜佛，而每次到了佛寺，就请寺里方丈和尚开示佛法。有一天，太平公主到大悲寺拜佛，大悲寺的方丈和尚陪她去游览寺院，欣赏山上正在盛开的各种花卉。这时，树上的小鸟，正在唱起清脆悦耳的歌声，好像一首田园交响曲，公主置身在这山光鸟语的环境里，感到非常欢喜！她听了鸟声，很高兴地道：

“多么悦耳的声音啊！”

大悲寺的方丈，是一位研究唯识学的法师，他趁机问公主：“请问公主，您是用什么去听鸟的悦耳声音？”

公主：“当然是用耳朵听。”

法师：“那么，死亡的人有耳朵吗？”

公主：“有！”

法师：“死亡的人听见鸟声吗？”

公主：“死亡的人没有灵魂，怎么会听到鸟声？”

法师：“那么，睡著的人有耳朵吗？”

公主：“有！”

法师：“有没有灵魂呢？”

公主：“有！”

法师：“那么，睡著的人听到鸟声吗？”

公主听到这里愣住了，她想：是的，睡著的人也有耳朵，也有灵魂，可是因为他睡著了，根本就听不到鸟声。

法师：“公主！您说人有灵魂、耳朵，就会听鸟声，睡著

的人既有灵魂，也有耳朵，可是听不到鸟声；那么，我们到底是用什么听鸟声？”

公主虽然读过很多书，对这问题却感到茫然，无言回答；这时，她从内心佩服法师的见识，同时也对深奥的佛法，生起由衷的恭敬心。

公主很恭敬地对法师说：“我们到底是用来听鸟声？请法师慈悲开示！”

这位研究唯识多年的法师，就好像我们上课一般向公主解释道：“人的耳朵只是一种器官，它是引导的工具，负责把外界的声音传到脑部，这一刹那，它仅仅是纯粹的声音，并没有鸟鸣或虫叫的区别，也没有悦耳或躁声的感觉，这原始的鸟鸣本身，并没有好坏之分，只是觉察到有一种声音的存在而已；认识它是鸟鸣，是第二念以后的分别习惯性；我们习惯在听到一串单纯的声音时，会自动地把那音声加上往昔的思想概念，因此对声音产生了喜悦或厌恶。公主！您刚才听到鸟声之所以感到悦耳。其实，并不是鸟声原本有好听或不好听，而是加上公主的思想概念的缘故，这声音已被习惯所混杂了。唯识学告诉我们：听声音这回事，是属于八识中的第二耳识，耳识依耳根而缘声尘，可是耳识生起缘声尘的第一念，并没有鸟鸣或虫叫的区分，更没有好听或不好听的辨别，会辨别是鸟鸣的声音，而且这鸟鸣的声音很好听，这是入於第二念的事，那是属于八识中的第六意识了。死亡的人，第六意识已经离开了尸体，那里会听到鸟声？睡著的人虽有意识，可是他的意识因睡著而且没有做梦，暂时停止作用，所以也不能听到鸟声。

公主在听法师的开示时，不断地点头表示会意；她听完了法师的开示，除了表示由衷地感谢法师的开示以外，也对唯识学起了大大的兴趣，她表示此后要用心去研究唯识学。

各位同学，太平公主认为那悦耳的鸟声，听到的是我们的耳朵，其实，这不但是太平公主想法的错误，也是我们平常一般人的错误想法；唯识学告诉我们，前五识是依五根缘五尘的；五根是眼根、耳根、鼻根、舌根和身根；五尘是色尘、声尘、香尘、味尘和触尘；色尘如青、黄、赤、白等，声尘如说话声、鸟叫声、风动声、水流声等，香尘如檀香、沉香、花香、香水香等，味尘如甜、酸、苦、辣等，触尘如冷、暖、涩、滑等。当我们的眼根对色尘时，会换生一种能见的作用，这作用就是眼识。这样，耳根对声尘生能闻的耳识，鼻根对香尘生能嗅的鼻识，舌根对味尘生能尝的舌识，身根对触尘生能感的身识，这前五识缘境的情形都差不多是一样的，不过眼识和耳识是离中取境，而鼻识、舌识和身识是合中取境而已。因为五根和五尘是色法，一般人能见易知；而五识是心法，一般没有学唯识的人，较难了知；所以大家都错认能缘五尘境界的是五根，这就大错特错了；实际上五尘是五识所缘境界，五根只不过是帮助五识生起作用的助缘而已。

进一步说：这五根、五尘、五识，是各别有其种子的，种子是一种功能，储藏在第八阿赖耶里面；等到行动的机会来临时，它们各别从阿赖耶识里面现起行动；行动了以后，它们又把行动的结果，熏入了阿赖耶识里面为种子；唯识学说明这些种子现起行动，叫做“种子生现行”，说明

其行动的结果熏入阿赖耶识为种子，叫做“现行熏种子”。

再详细一点说，唯识学告诉我们：八识心王和它们所属的心所，都有“四分”——四部份：1. 见分，是能了别的作用；2. 相分，是所了别的境相；3. 自证分，它能证知见分缘相分有没有错误；4. 证自证分，它能证知自证分，同时又能反证证自证分自己；——因此，不须再立第五分。当我们眼根对著色尘时，眼识起来缘境——了别色尘，是眼识的见分，托著色尘的本质，生起了眼识自己的相分来缘；唯识学把这眼识的相分，叫做“亲所缘缘”，而把那色尘的本质，叫做“疏所缘缘”。眼识缘境是这样的，其他每个识缘境也是这样的，是由自己识的见分，缘自己识的相分，并没有外境被缘。

各位听到这里，也许会怀疑说：你说眼识的见分托著色尘的本质，生起了眼识的相分来缘，那相分虽然不是外境，但是色尘的本质却明明是外境，心外有法，唯识的道理不是不能成立了吗？要解答这个问题，必须寻究到第八阿赖耶识去；阿赖耶识的自变自缘，包括根身，器界和种子，根身是我们的五根身，器界不只包括色尘，也包括围绕我们的山河大地；这就是说，不但山河大地（包括色尘）是阿赖耶识的自变自缘，连我们的五根身，也是阿赖耶识自变自缘的东西了。

在八识之中，第六意识是一个最活跃的家伙，它好像孙悟空，忽东忽西，忽左忽右，上天下地，忙个不停！第六识所缘的境界，极为广阔，前五识生起时，它跟著出来活动，前五识不起时，它仍然可以活动，它活动的领域，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五俱意识，这是它跟前五识同时俱

起的活动；二、独头意识，这独头意识有四种：1. 梦中独头，2. 定中独头，3. 散位独头，4. 狂乱独头；梦中独头是在熟睡时，意识生起缘梦中的境界；定中独头是在坐禅定时，意识现起作用；散位独头是在未睡时，意识打起过去、现在、未来的妄想；狂乱意识是像害神经病一般的自言自语，没有人跟他讲话，他的意识却在缘他狂乱的境界，对那境界讲话。

在五俱意识当中，我们拿个“眼俱意识”来谈谈：某君的眼睛，现在正对著一盆花，这时，他最初第一刹那，眼识生起，（刹那是印度的梵语，翻译做“一转念时”，就是“一念”的意思，这是指最短的时间，我们一弹指，有六十刹那。）这第一刹那是眼识缘境，未有意识的分别；如果那花是红色的玫瑰或黄色的菊花，但那眼识祇是直觉地缘它的红色或黄色，不能辨别那是一盆玫瑰花或菊花，属于什么种类；等到第二刹那意识生起分别，才能辨别那是一盆玫瑰花或菊花，这就是眼俱意识的作用了；在这个时候，遍行心所中的触、作意等心所，也跟著心王出来工作了。假如他在这时，在意识中回忆起从前的事，想起这种花好像曾经在什么地方看过？……噢！对的，我曾经买过这种花赠送给我的爱人，或者曾经跟爱人一起欣赏过这种花，那么，他可能由此联想到后来和爱人拍拖、看戏……去了。要是换一种心情，他想起的是曾经买过这种花去供佛，或者在某处讲经法会看过讲台上这种的花，那么，他可能会联想到当时讲的是什么经；这由回忆到联想的过程中，又会引起别境与不定心所中的一些心所生起；从跟爱人拍拖，看戏后所引起的种种行动，和从听讲经后所引起的修行佛法，又牵涉